



岁月悠悠

老宅

□杨文俊

老宅要拆了,初次晓得老宅要拆还是几年前,现在真正要拆了,还是觉得有点不舍,特地赶回去拍了些照片保存,留些记忆。其实老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我家祖宅,而是爷爷的亲弟弟,我二爷爷的老宅。自二爷爷几年前过世后,二奶奶就被她儿子,也就是我叔接到他家里生活以便照料。如此,老宅一直空闲在那,现在如果不拆,也已风雨飘摇,摇摇欲坠不便住人了。而我对老宅的感情则源于从小在那长大,打小就在老宅享受着二爷爷二奶奶、小叔,还有两位姑姑的宠溺。

老宅从建成至今已有50余年,从许多长辈的描述中,房屋可以感受到当初建成时的阔气。在基本都是泥墙草顶的年代,能够用得起青砖砌墙并盖小瓦的人家,算得上条件很不错的了。据说当时砌墙用的泥灰都是用糯米煮汤和的。老宅在那个年代可以建成那样,并不是说二爷爷在那个时候有多富裕,只是相比农村大多数人家来说家境好些罢了,毕竟二爷爷有份稳定且还算体面的工作,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二爷爷特别节约。

我的曾祖父一共生育了两子两女,我爷爷是老大,二爷爷最小,老二、老三是两位女儿。曾祖父在我爷爷14岁时便过世了,二爷爷那时才3岁,而我的曾祖母患病。像这样一个家庭,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可以生存下来,在如今看来实在不容易且难以想象。

二爷爷兄弟姊妹几人都没上过学,不识字,但他后来能够有一份当时国有的企业的工作是因为16岁就去当兵,退伍后组织给分配的。有了固定的工资再加上特别节约的性格,能够盖起我们里下河地区传统结构的砖房也就不奇怪了。

小叔在老宅里结婚生子,姑姑从老宅里出嫁,我和妹妹从小在老宅里长大,二爷爷也在老宅里故去。老宅曾经记载并见证我们这个家庭乃至家族一段时期的发展、一段抹不去的回忆。现在要拆了,它就像完成了使命一般。但是它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一段回忆,还有踏实肯干、勤俭节约、与人为善、爱家爱国的家风,这将永远流传下去!

诗路花雨

看春

□一禾

梅花落
我决定去看看春
听说她来了
风中有信
只有呼吸读懂她的唇语

岸柳绿如云
一看便知 春用了心
芳草萋萋
又是不同的绿
园子里
迎春 月季 海棠 生怕报迟了信
牡丹 依旧那么矜持
脉脉含羞
到田野去

荠麦青青 大片大片
是春的床 不错了
床边几线金黄
炽热而饱满
是油菜花
大地的向日葵

我躺在野草坡上
含一根青草 咂摸春之味
甜 是雨露和阳光浇灌的甜
是扛过寒冬后的甜
梦 也变得甘甜
我成了田野的一株
头顶开着五颜六色的花
等你来

水乡风情

听香

□陈以忠

春风轻盈地来到家乡的河旁,撩开细密的柳帘,将柳条欢欣揉软,从嫩黄的柳丝上掐出一粒粒毛茸茸的小芽,用巧手精心梳妆成时尚的柳瓣。瞧她,长发一甩,便是轻扬的絮儿随风曼舞。

精灵般的朵朵柳絮,迎着朝霞幻化成金羽霓裳的仙子,随春风盈盈地踮跩着,轻悠地款款飞翔,那晨起的鸟儿欢快地鸣唱,还有那氤氲在晨雾里的一缕柳香,更有那对对燕子在泥香爱巢中,亲密呢喃,听得我暖意满怀。

桃花红了,一朵朵争先恐后地开,风熏桃花羞红面,微红的、粉红的缀满桃树。与春风结伴置身桃园,就像来到了花的海洋。徜徉桃林,春风为我摇落片片桃花,我自欣然,手捧花瓣,那细腻令我爱不释手;花瓣入怀,说不出的欢欣,仿佛穿越到美妙的浪漫时光。

静观那粉嘟嘟的娇容,红润润的花瓣,色润如玉、粉红似霞,轻妙若纱。轻嗅那淡淡的香,一丝花蕊顶着嫩黄色的尖尖,调皮地探出小脑袋来,仿佛刚刚沐浴的仙女步出瑶池。聆听那桃花轻柔的私语,特别是那花骨朵儿,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,张着娇俏的小嘴儿,低语着情窦初开悄悄话,听得我满心荡漾。

梨花白了,矮矮地舒展着扁平的树冠,一棵连着一棵,一片连着一片,老屋前的梨园被白色浸透。洁白的花朵宛若点点白雪粘满枝头,仿若置身那香雪海。采集那清新的白梨花瓣捣成花泥,香糯面和白糖拌着花泥制成梨膏糖,那欢快的鼓捣声随糖香飘逸,沁人心脾。

春风嬉戏,枝摇花颤,筛下圈圈温暖的阳光,好一幅清新、浪漫的诗意图水墨画。春风迷恋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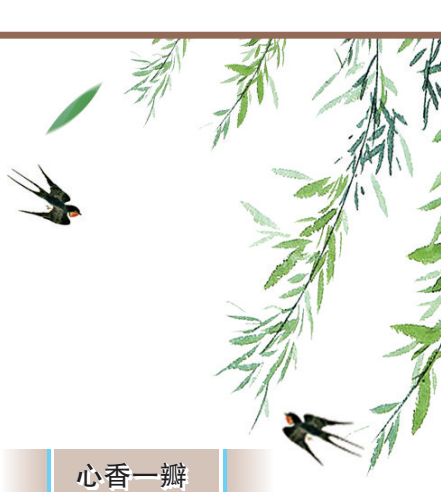
静听花香,皎洁的月光下,白得像雾的梨花,透着淡雅的朦胧,好像仙女散花……梨花融月,月光似水,萌萌的月辉温柔、娇娇的梨白静美,醉了月色。

遍野的油菜花黄了,春风赶紧拉着我去赏玩。细看那一堆堆油菜花紧紧依偎,一簇簇黄花缀在浅青淡粉的菜茎顶上,中间的花蕊像倒立的音符,有的团聚并拢,有的舒展绽开,绿中泛黄。那几瓣嫩蕊,围成五菱形的圆花朵,还有些许绒毛覆盖在瓣面上,黄花的粉儿被绒丝轻托,与春风游戏。小小的花朵啊,就像少女的脸,尽显青春俏丽,春风轻拂,把那份黄甜蜜蜜地送于我,灼灼地勾住了我的魂儿。那缕缕的香啊,伴着湿润的泥土气息,向我围涌袭来,直沁胸腔,让我沉醉。

隐身在与人一般高的菜花丛中,染一身油菜花的清香,跟蜜蜂一起欢欣地寻香采蜜。嗡嗡鸣唱,那份愉悦心情真舒畅。每朵花都是大自然的天使,毫无保留地把最靓丽的容颜展现出来,把一股恬淡、宁静铺陈出来,组成令人陶醉的金黄,把浮躁、疲惫的我一下子激活,欲将这金黄的小可爱看个够,醉在了黄花园里,忘了情致。

田野的麦苗起身了,碧波荡漾般的墨绿旷野,麦苗被春雨唤醒了,那舒展身姿的蓬勃样儿,越发茁壮起来,绿得逼你的眼,青得醉你的心,听那碧涛麦浪与春风和鸣,那才叫心旷神怡,晃了眼眸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农人正在播撒着,耕耘着,殷殷期待丰收的硕果。喜听家乡父老夸奖今年的麦情,仿佛闻到了那家乡特有的饼香;聆听麦苗拔节的清香脆响,陶醉在无限的期盼与憧憬中,醉在了绿野里。



心香一瓣

春的韵味

□张国军

春来敲门,二月兰铺上绿色的地毯,迎春花身披金色的绶带,麦苗起身相迎。

贵客似的春风,万里柔情。它从冬至起,走了九九八十一天,翻过秦岭雪山,飞越长江黄河,送来一阵暖风,轻轻的,酥酥的,柔柔的。牛筋草从路边的砖缝里侧着身子挤了出来,摇头晃脑地和春风打招呼,伸展着扁扁的绿叶,匍匐在地呼吸着暖阳的气息。瀑布似的柳条,直泻而下,在空中摇曳,像小姑娘甩着花边裙摆的褂子欢呼雀跃。燕子一路呢喃,一路高飞,急急忙忙地从“海外”归来,一趟又一趟地从河边衔来黏土和桁条,打磨圆滑方正,在廊檐下搭着“积木”,筑起爱巢,唱着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
淑女般的春雨,清清爽爽。它在天空中轻盈纤细,淅淅沥沥地落下大地的相思,串成晶莹的泪珠,“染就一溪新绿”。它滴在油菜身上,油菜连忙站起,洗去灰尘,给冻得发紫的脸搽上美颜霜,脱去被雨雾冰雪洗得发黄的外套,朝着阳光,舒展着身姿,仰起金灿灿的花盘。春雨落在麦苗上,雨珠挂在叶尖,渐渐地变成雨丝,汇成小溪,流过麦叶,滴进麦根,滋润着土,营养着苗,不断长高形成麦浪,绣出圆润饱满的希望。麦田里劳作的农人,欣喜地叫着“雨点”。雨丝沿着眉毛、鼻梁而下,淌到他的嘴里,有一股淡淡的凉,丝丝的滑,浅浅的甜。他尝着雨水的滋味,体会着春忙的甘苦,全身流淌着春天的韵味。

关不住的春色,百花绽放。杏花如雪,“只把春来报”。花枝探出墙外,追着阳光,花苞闹着开放。五瓣洁白的花儿薄如蝉翼,簇拥着黄黄的花蕊,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娇艳。“杏花芬芳,细嫩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”,如雪片飘落,更像一场白色的花雨,铺满一地,散发出淡淡的花香。

桃花如霞,粉嫩娇媚。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把桃花盛开的一片红艳与美丽写满大地。桃花红艳欲滴,倩影在碧蓝天空中起舞,而相依的花朵,花瓣细腻、柔软,呵护着金针菇似的花蕊,摇曳出“桃花笑靥迎人至”的灿烂。

梨花如蝶,缀满枝头。春和日丽,梨树一片洁白。枝上的梨花如飞舞的蝴蝶,更像印在女子衣衫上的朵朵小花,洁白无瑕。风起时,满树白蝶振翅欲飞,细蕊含露如泪,仿佛枝头栖着千万个未说完的春日絮语。

春风、春雨、春色,共同吟唱出春天诗篇的韵味,是大自然的馈赠,生命的礼赞。在这充满生机的季节,让我们用心感受春风和畅,春雨绵柔,春色绚丽,去播种希望,收获未来。

